

蒲室集

三

蒲室集卷之九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記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
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淨慈寺歲閱藏經記
吳國公居京師念遭太平登台輔無以報塞恩寵乃
曰昔唐太宗以仁義之效治幾三代猶命僧玄奘譯
經身毒廣玄化也矧茲萬方畢臣島夷蠻蠻罔率禮
義猶因果禍福是懃佛者若操冥權以翊善道淵乎
博哉今其書具存將敷揚厥旨俾蒙者蕩者知所趣

記卷九

一

施列

嚮求合所謂生而靜者則我志紓矣始以皇慶二年
捐幣金萬定散中外百大寺閱經百歲且命司寺帑
者權以子母歲取贏之助以供費而母終不匱常歲
率如之杭西湖淨慈其一也涓歲二月吉乃考鐘衆
乃大集北鄉以祝畢作梵唄諷誦惟謹越二年
天子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又明年奉 旨頒香來江
南凡閱經百所皆刻石以昭前美以詔後者勿替也
乃紀實為頌其辭曰

繫昔周季國步斯艱孰不百家墨揚申韓老氏清靜
寡欲自賢惟性天道儒亦罕聞於赤覺皇篤生西乾

克觀時只以默以宣化格異類粵有人天人天肅穆
邦家之穀生植涵濡膏澤滲漉窮髮朱提嶠夷昧谷
九譯嗚咿拜稽跪足惟大教是毗惟邦家是崇由吳
國公光昭孔融南山崔崔我疆我理淞氣日隳被吳
國孫子吳國孫子無念厥宗伐鼓考鐘克永令終

開府儀同三司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院使
領會同館事吳國公杭州高麗惠因教寺歲閱

歲經記

佛於天下咸所尊事或謂福以幸求禍以苟免而佛
可誦也庸知佛之道多方有大焉有小焉夫大臣之

記卷九

二

施

事佛也志與道合玄默寡欲澤下於民之謂施戡禍
定亂之謂慈不徼生不畏死若唐顏真卿宋富弼范
仲淹是已其有窮土木縻金帛厲民以要福利者非
佛意也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別不華公相繼為江
西江淞湖廣行省左丞相惟曰自貴富以訖有家予
曷報于君親思欲風動于民率之以忠孝莫若善事
佛先是以幣金千定施杭十大寺使咸以子母相生
歲取其什一給其費以月第之各閱經一歲延祐四
年又自武昌寓二百定以歸興元惠因二寺通前為
十二歲月閱之歲周而更始焉惠因寺受金最後以

冬季歲事必肅必共圖久勿隳爰琢堅石而刻之辭
曰
維西有聖覺道尊心冥萬物觀化元摛括么麼無遺
言有作緝之富以文疇俾津筏惠輶昏赫赫左相為
雄藩匪徼匪媚忠孝存曰覺有訓徒之勤畀之金繒
期勿諼拜稽萬壽奉我

君爰有親予思孔殷高峰之陽湖之原考擊鐘鼓播
令聞尚期似之伊後昆

吳興封山資敬寺記

代佛智師作

楚越多竒山然不窮躋深入不得其勝行者告病焉

記卷九

正

矣行四方辱佳山水不少率疲於頓踣又否則或汗
于庸富家遊錫不一顧能若是山之竒得隸賢主人
以與吾等游者寡矣將寓翁一榻以盡衰朽而又有
楚行心忽忽也以吾宗之重若吾孱懦者負之不幾
於敗覆而翁之林之德使遜跡自善非牽於茲山之
累乎又見吾黨之似是而非以位以氣以相軋者庶
幾乎翁不可得也翁諱清杰族吳興姚氏世業儒幼
受經杭之道明寺學博而要雅器量自持確然於物
無髮欲好周人急故邑人相教翁長者無犯翁意有
過里中望其廬戟手曰是清淨居毋相汙輒入寺或

惡子因以悛革斬為善自效其道感人類是思難其
繼益訓徒徒元禮元遜咸有軌度可世守也未書之
用嚴其訓

杭州金剛顯教院記

代趙魏公作

院始名華嚴菴宋紹興己巳演教妙空大師惠齡所
作也居杭城之金剛領既成以授其屬惠清使主之
清益講經論衆益盛其制可視大方考之圖志龍山
圓壇古有顯教院而墟其址久矣軋道己丑請于郡
顏易菴名為顯教院歷嘉熙間市弗戒于火院俱燎
寶祐初有道禰者相地於仁和縣之上聞愛其腴買

記卷九

五

之因徙居焉而菴爾僅給福卒而景明繼葺之猶多
所未備至行榮始克大其世作殿閣門庫堂室巨慮
百間始至大辛亥迄延祐丙辰凡寺所宜有舉無遺
者先有田三百畝至是倍之而有加焉榮為人端謹
一時王公貴人多喜與交又有才幹以治一寺宜其
有成也猶欲戒其後人使皆知已以勿忘而求記於
予予聞能仁氏之學有三曰禪曰律曰教而今之為
寺之制有二有以其徒相授受者有官授賢而主之
四方之人咸得而居之者使官授之或不當主之或
不賢視所居如傳舍或不葺以故其寺常廢惟其徒

之相授受者率多完好又其後之皆賢而後能久而
不覆然世之為人後者猶曰繼志述事效能仁氏子
人之子唯以道為嗣有其室而廢其道猶傭居也今
榮之訓其徒則善矣予復欲輔之以道庶有以起其
宗云

松江府龍門寺記

宋嘉泰中桑門如喜了性傳天台之學喜主錢唐淨
教院歸華亭東五十里作菴與性同居之里人從禱
兩旱疾疫無爽施者曰至後性譽益著奉詔主天竺
興福院淳祐元年又勅易所菴為龍門寺以甲乙傳

記卷九

六

朱

次喜性亡嗣者失人寺幾廢咸淳七年有思賢者蚤
游禪林嘗主嘉禾普賢院歸視榛莽勵志興復始徙
寺于黃土塘居十五年擇其徒之可任者曰行潛曰
可宗潛由靈隱首聖出住寧國之廣教院不以命之
宗主延慶院退休于杭之南竺山至元廿三年命歸
以寺畀之宗請曰寺頻海歲不孰則寇至欲圖久而
患後人以安莫若再遷賢曰吾所以命子也圖之六
季而賢卒及瞑目猶惓惓以囑宗泣以命其徒為正
乃相地於府治東南隅南俯川流北走市闐厥位向
陽平原如席衆咸樂之於是徙居焉作殿堂樓閣門

庶厨庫為屋二百餘間。祠佛菩薩天神之像千五百
軀。供設以備寺有田若築別墅官塘以備儲畜。由賢
以授宗宗以授正正以授文明明以授智傳傳錄其
實來言曰吾日兢兢于師之訓。思後之不戒而顛覆
厥緒。則吾祖之業隳矣。幸賜之言。因進之曰。今夫世
人積起銖寸得良田居室以遺子若孫。又懼其不能
賢以保之。擇師而教焉。期其賢明富盛相繼於無窮
也。而求諸勲舊之後。能僅守其高曾之故業者。千百
無一二。況其嗣有光烈令聞者乎。而吾徒之居所在
常千百年。幸而免於彼者。其故何哉。議者謂吾不私
厥後子人之子。取其善以為用。故能守以不隊。吁何
見之末也。獨不念夫物生之汨其真而淪於惡者。衆
矣。吾聖人者出。然後拯而納諸至善之域。凡後之有
崇其宮室圖象者。皆所以示其教也。存其教者為吾
徒。必也以戒為墉。以定為室。而以道相授受。其胄無
終也。而曰吾遷吾居而安吾食。吾土而久者。特未之
思耳。傳於是作。而曰吾知所以訓矣。吾之後人。其庶
乎免矣。願書以為記。

龍興路靖安縣毗盧院記

唐有水潦禪師者。不知其閭里族姓。天寶中始至洪

之石門見諸峯蜿蜒若龍蟠者愛而築室居之後馬
祖自豫章來泐潭師往拜之問佛法大意祖蹋之仆
地師怒大悟起笑曰大奇大奇語備傳鐙錄自是學
徒雲集易菴為毗廬院以祖之門人何啻十百若百
大海公南泉頭公歸宗常公皆傳宗于後而師之居
與泐潭又相通也其同居酬倡與繼繼者必非常士
而失於紀述使後世不聞其風烈為可惜也宋嘉定
間寺僧曰紹者思其不競聞海昏崇壽院之徒賞溪
道公有高行為邑延慶寺首聖迎歸而奉之道與四
川制置彭大雅相厚善大雅為結廬院左曰無名菴

記句九

八

施

時從咨叩院以中興淳祐二年十月望道書偈遺誠
而終有徒六人曰禮曰賢曰滿曰圭曰和曰慧寶祐
元年丞相謝方焯欲奪寺基為墓圭之徒紹淇撤其
寺徙而避之既而寺丞陳公某為請復以基還寺淇
林敏有遠略一時名公多喜與游其徒二人覺元斯
种元際遇

世祖寵顧隆薦奉 旨居黃龍寺終焉种之徒本潤
潤沒而絕惟滿之後始大滿之徒印宗宗之徒斯种
种之徒本凜本濡凜曰自吾祖居此逾六百祀雖微
而或絕或繼得不漸盡中棄於勢而僅免陰陽家言

氣六十年一周今踰其數已我其復之乎乃具畚揭
斬樞翳以入作殿堂樓閣門廡庫稟色漏齋室踰百
楹列像設鼓鐘之制不十年克潰于成而繕脩之未
已也且來謁記予曰自漢時佛入中國寺以律制梁
達磨來以直指之道相授受然皆寄居律寺唐貞元
間始有禪苑清規而禪律於是判然矣夫禪心宗傳
道之大者也律之制古也二者不可偏廢守其制傳
其道斯為得矣嘗觀唐僧碑多名律師其規度井井
凜不可犯而今則已之非徒草律而禪亦隳矣世之
流俗拍寺之命於官而主者為禪而以其徒居者為
律問其名覈其實漫不省為何事吁可恠也毗盧院
世為律居而祀水潦為始祖及今猶有生氣如深山
大澤龍虎變化不可睥睨故它之大方莫與抗也而
深之徒嗣可游禪林有聲所謂張其宗者歸而求律
之制以迪厥後庶乎其不悖於古因書使刻之以為
記

龍興路奉新縣寶雲寺記

佛之宮徧天下皆因俗以為教吾行四方所見僧趣
習各異獨吾鄉為稍近古以其俗文而儉又有馬祖
百丈之遺規在焉而新吳寶雲寺當泐潭雄峰間創

於蕭梁時始名信誠寺廢於唐之會昌復於大中至
吳大和四年克脩其殿宇雍熙四年又脩之刻石具
存大德三年殿圯住山紹盧與其徒繼萬昌遁撤而
新焉自門廡堂殿樓閣庖粟凡居室之宜有者悉更
作之像設華鬘丹堊劇其華好復增田山以裕衆食
而寓書以記為託且曰由梁及今八百季矣故家遺
物如飄風聚沫不可把玩而吾始更新其殿不以佛
之教人以善而人心之良因善以存其教乎然自吾
祖之始構始築幸續其緒以至於吾不知其幾世矣
故吾不能不惕然而思以勸吾後之人繼繼於無窮

記馬九

十

卷

也予謂物囿於化而成壞相尋雖天地不能久佛言
由一心生萬法而天地依之以成立然則無古今成
壞者其惟心法之妙乎使盧訓徒如馬祖百丈傳佛
之心為心則天人異類咸資道力而蒙休光繫吾宗
是賴又豈以一殿之勞欲後人保之勿隳為可世其
業哉寶雲代多耆德而別院為七盧所居者曰觀音
院尤踰整肅院舊多竹熙寧間僧可蟾作此君亭縣
令李平記之東坡蘇公題名其上亭久廢而人至今
傳誦予少時數造焉別且三十年拘於官寺不能去
安得操几杖從里中耆年想其秀眉槁頰可畫也盧

與先師游年今七十三愈益健予得請於朝而歸當拜而受教姑記其略云

吳江州水月院記

吳江州南五十里有湖數百頃湖中有土阜隆然廣可五畝曠古莫有居之者宋嘉熙間僧覺春廬其上曰水月菴六傳至允諒諒築隄以廣之作殿堂樓閣悉完好請于

帝師易菴為院而求記於予且曰世以良田美宅貴粥豪奪及積之寢廣而官之賦役益重於是有不勝其用而病且覆者相望也故吾祖取人所棄而有之

記五九

十一

以至於吾吾以一身之微寄於水月之上汎汎如虛舟之淩澗澆何往而不自得哉予謂志卑者徇利樂閒曠者徇境其誘於外而為物所勝一也若是則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為子記之皆外物也能斂念以返觀乎內雖宇宙之大虛空之無窮曾無一漚之量而彼水月者又不啻隙中過影耳則子之居將無所寄庸置吾喙於其間哉雖然虛己以觀物則物皆吾用不泯於空不窒乎有中道然也如是而子之媚夫水月以居之吾為子記之載歌水月之章以遺之其孰曰不然辭曰

水之逝于有潮有汐維月之恒亦朏而魄有生適化
孰不如物不有至人會萬若一受執其樞以游化初
物我無朕水乎月乎

龍興路南昌縣印土寺記

按豫章職方乘城東五里為浮紫塘有院曰永安莫
考其始宋治平三年勅改印土院桑門謹公主之十
六傳至悟祖勵志興復紹熙四年作說法堂又十八
年嘉定庚午率其族諸孫褚氏作大殿門廡齋寢悉
具度弟子十九人其後至隆存觀派別為三
有紹祥彌怪翁游禪林才識絕人嗣法西江謀公住

記身九

十二

卷

南康萬杉寺遷撫之疎山終焉惟紹經克儉勤于厥
居以舊田甫二頃僅充其食無以備繕脩至元中始
買田廿三畝得穀三十石囑其徒紹益別儲之而永
續慧燈亦各以私田來歸稱債取羨希益以饒復增
置田合諸施者得租百五十石作骨塔閣維之室與
夫敝者葺闕者增而它院莫及焉復訓徒有軌度曰
永寧博通經論為慈恩宗講主曰慧滿道高道昭文
而有行滿嘗首衆徑山高為予掌記昭典歲且以院
顛末請記予謂寺以律制古也唐百丈海禪師始草
律為禪殿後命于官擇人而主之其為徒居者得自

相授受而江右之俗良家子弟欲學佛必擇徒居之
明師使受其業如雲峯靈原著德望者何啻千百皆
於是出故凡稱徒居之得人莫吾江右若也而豫章
為无盛焉又觀夫世以骨肉之親父祖子孫相繼繼
猶積累培植汲汲若不逮能十世不易其業者無幾
而徒居之院求其徒以教以類若印土之歷數百年
資寡而徒賢愈益昌大厥惟艱哉吾宗由佛二十八
傳至達磨又十傳而至臨濟臨濟於今復十六七傳
矣而凜乎若九鼎之寄一絲也彼世之親以愛徒居
者以義義有時而絕愛有時而泯惟吾宗之傳以道

道無古今也吾既以印土之徒能世其美又欲如雲
峯靈源傳道以荷吾宗故於其請記也而重告之

寧國路宣城縣珩琅山法雲禪寺記

宣城之西七十里有山曰珩琅以其蒼潤如玉也或
謂山之遠引劬折若屋之行即然晉宋間有異僧杯
度者居之建寺曰興雲相傳梁寶公偕武帝嘗幸侍
臣蕭將軍至今祀之為伽藍神云宋治平中勅改法
雲禪院宋季丞相吳潛利山可葬因請歸第穴墓寺
側國初有自凡寺之產奪於豪者復之吳氏徙
墓去至元庠寅寇燬寺蜀僧曰震曰壽相繼住山四

十載僅成佛殿法堂寢室兩廡泰定丙寅壽卒時江
浙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以杭之淨慈典葺永嘉
元啓主之居數季百廢具舉若佛天應真之像設與
門亭庖稟凡藜林所宜有者悉備它日啓寓書於予
曰天下固多奇山水然非名德居之不足以名世又
觀人之營居室極壯麗以遺厥後未及厯世而易主
且壞不能葺者相望也自吾祖居是山可千年矣以
吾所成儻之大方不豪末爾而吾勞之不易猶欲繼
吾者保以勿墜復思涉世多危機幸萬一不敗可藉
口引去子能辱之言而成吾志可乎予謂啓參佛性

茂公佛性之辨猶河海而曰吾未嘗言機迅雷電而
示之以無作解契佛祖而與物同然不為町畦也啓
嗣其道不務乎此而事乎彼是猶委居室而庇蓬藿
舍珍饌而甘藜藿何自苦如是耶雖然華驪不騁長
途而驟閭里有餘力矣龍泉不得犀兕而剝之試於
株枿有餘利矣故古之取人惟其才之何如而所施
之大小不論也啓字一關方壯而明敏過人吾故期
之以起宗而珩琅何足以浼之姑徇其請而為之記
云

蒲室集卷之十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記

王可毅尚書歷仕記

平陽晉陵王氏世多顯官聞人自子通平章以德望重一時子弟尤多秀整而子通獨竒其兄子士弘謂是能亢吾宗季十六見之

武宗皇帝奉 旨令事

今上上時方四歲士弘即取經史圖書以進陳說古君相治亂得失之要而時歌詩辭為樂固

記身十

施刊

上以天縱之聖睿哲生知無資於學而密宥啓沃之功有焉自是食飲寢處不離禁籞者十餘年

仁宗聞其能授管領諸路納綿提管歷翊正司丞稍遷中政院司議至治二年讒慝構禍

上遷海南四年

上還京未幾復被讒出居建康士弘扈從見道多流殍 御札付士弘出褚中錢散之存活甚衆

上至邸曰酣飲以自韜晦士弘諫曰處屯莫若持正去吝莫若脩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酒能敗德不節且致疾昔人有不得志而逃于醉

鄉者乃遺世之士聖人所不取也

上深納其言自是為之節飲士弘進揉水飯淡齏
上食之美它味盡卻自是曰以上供歲丙寅五月
皇子生擇乳媪難其人士弘家有媪慈且賢而已子
方乳因輟子食以媪進將求它媪不即獲己子竟卒
上惻然憐之賜羊酒尉諭焉十一月十一日

先皇帝誕節時

先帝為周王居朔漠

上置酒遙賀侍衛者以次為壽

上忽泣然顧士弘曰我今而不知涕之下士弘跪進

記身十

二

旋

曰

主之意不以兄阻絕南北而見之無從乎然志四方
者不守閭里成大功者不戚戚於遠別

主春秋方富使守道而福至則南北猶跬步爾將見
歡會之無已也

上乃悅而同列有反噬者欲危聖躬士弘極力保
衛數進規諫居四年姦臣僭威迫

上移江陵勢益急四方聞者皆涕下旦旦望之時七
月炎暑先啓行日凍雨颯至涼風著人天宇爽朗人
心以蘇士弘日視膳服逾謹或通夕立衛馳至武昌

命士弘先遣治邸第得北使密語謂來時上都有國
哀母令一人知者士弘聞之駭且思潛使報

上趣至江陵六日京師使至宗戚大臣以天命人心
之所歸奔走迎拜推戴北還萬姓謹呼人人自安九
月十三日

上即位于大明殿改元天曆王公百僚在廷傳

旨命士弘糾儀官禮甚習殿陛肅然時姦臣猶據上
都朝廷用兵征之供億繁重特授士弘工部尚書器
械繕脩百須悉備且省浮費數十萬定先是

上親擐甲督戰命取珍寶載後乘以備賞勞及還士

記身十

三

弘悉歸之內府謂刑不可黷賞不可濫故每承頒賜
獨多所辭謝

上以其退默未嘗言祿特隆眷之問曰在江南時聞
爾兄宗敬者居官以廉名今何官也士弘對曰臣兄
宗敬除桂陽知州貧不能往畱滯都城中

上即授以監察御史它日御華延閣又曰爾季兄
宗讓久居近侍見其敏而有容因親書付執政授
宗讓大司農司經歷特旨授南臺御史士弘始名

宗訓字士訓

上為易今名而字以可毅常畱中與決大計或時出

外則密以宸翰宣問親寵無踰者而謙畏常若不
及喜汲引名士而不使知自己出至於睦親黨厚宗
族雖微弱疏遠待之不異賢若貴而尤卹其孤困者
嘗自以幼賴母氏教育嚴而有方暨有所成立而親
不待養故抱終身之戚焉比以

天子推恩贈士弘父某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某氏
某郡夫人祖某某官妣某某郡夫人曾祖某某官妣
某某郡夫人

上一日謂士弘曰皇子賴尔乳媪保育而尔未有後
朕甚念之其賜尔玉環一鈔五百定賜尔妻冠服珠

記弓十

四

王之飾媪夫吳官六品承務郎内府資成庫大使以
旌爾志士弘性夷坦詞氣侃侃不施戟級臨事議論
不少徇好惡怒而明和而肅忠清直亮博厚長者也
或曰

上初來南時聖德潛被天下之所屬望而侍衛之臣
又皆龍虎變化不可測者也如唐太宗始為秦王與
房杜輩不啻布衣交故能卒致貞觀之治今士弘方
嚮用而四方之賢者將責難於其身矣天曆二年秋
上命士弘來建康改潛邸為寺董其役因竊詢其出
處而得其為人且曰我知為善而常惴惴不知己之

不逮也不若為記之使得以視昔之戒愆而加謹焉
則庶乎將來之有成愚嘉公之不有其善而進德之
無已也於是并錄或者之論若於父子通公之所期
與夫多若壯之所歷方將黽勉乎彊仕之年以奮其
大有為也措之天下垂之後世雖金石竹帛不足以
盡令德者請自茲始

集慶路江寧縣崇因寺記

延祐二年曇芳居金陵崇因寺予寓館焉僧不滿百
多耆宿有矩度庭宇靜深山環揖如衛左江右淮風
颿駟騎使客憩止以寺得晉新亭故基山川風物感

記身十

五

人詠思有不能去者曇芳與予登崇岡俯木末弔六
朝遺跡未嘗不嘆世之勛業如春華陽燄隨手變滅
而吾徒之居逃空虛棄寤莫幸而予遺者以存吾道
也明年予過錢唐後曇芳亦遷鍾山而白巖繼之矣
又十六年

文皇以潛邸為寺召吾天竺來主之而衆又以崇因
命吾法弟正遠遠居十年以葺其寺之勞請記其事
按圖志寺建於鐫宋人呼曠野寺齊廢梁大同中克
復唐開元中以嬾融嘗居之始名禪居寺偽吳大和
改崇果宋又錫名崇因政和間長老宗艱作觀音像

蘇文忠公以頌贊之視祖堂列祀若洪覺範與真如
詰公之嗣正禪師者皆望重禪林正殁多設利葬塔
山中始居四望亭嘗安千衆今二井猶存紹興初遷
于此曰文殊山若有待也然苻雅兵燹蕞爾僅存至
國朝遠峯宏公克中興之及曇芳而法席始盛作鐘
樓僧堂衆寮庖福以延名衲達作大殿初有農畊田
中視若物焉發及深淖得巨木六堅勁脩直理密而
芳郁因以為柱殆若神獻殿成像設金碧尤極殊麗
由門廡垣稟悉新之以

文皇嘗幸寺又賜白金乃鑄巨鐘以昭聖德慕蘇公

記身十

六

施

之賢作雪堂知生之有終作三塔又曰有寺千年矣
賴昔人保以弗隳吾憇不逮而猶有望於後之人可
無紀乎予謂世之言宇宙者以包六合閱萬世也人
以眇然之身寄其中不啻一粟倏然而盡如駒過隙
曾不知其所存其大其久蓋將度越六合萬世以超
乎宇宙之外不能顧省而自暴自棄者何限昧夫大
者久者而常汲汲於眇然倏然以饜足其志何愚滋甚
彼論禹稷顏子同道特以用不用易地皆然而較然
辯之以此視彼雖以天下易陋巷猶以蹄涔酌滄溟
孰儼哉斯向之曇芳與吾浩嘆者不在是乎雖然不

以無為而隳有為不膠於外以失其內必交脩而備舉之吾道然也達勉乎哉達勉乎哉達晚從先師又與天目本公游其所得叵量因其請而規之友道也是為記

潮州南山寺記

至治間予居杭之鳳山潮陽善恭為南屏典藏往來雅相好未幾潮之諸山以文上于行宣政院請恭歸住其里南山寺自是十五年不相聞知矣後至元丁丑夏恭寓書叙契闊且以寺記為請寺建於唐初始未有業產開元二十二年有揭陽馮氏女以父母卒

記百十

七

張

無它昆季終喪持田券歸於寺得租千二百石有畸又數年馮語人曰浮世非堅吾且逝矣詰旦不知所之維八月廿六日也寺之人至今以是日為追忌供設甚盛并馮之先祠之如生焉延祐戊午里陳媪亦以田若干畝來施祝曰吾施不多顏壽終與馮同日後果符其言於是與祠祭於無窮也然產薄食僅給若繕脩則仰于施者必主僧道行服人可賴以振宗景定中丹山禪師作佛殿藏殿龍石為柱暨天兵南下城內外悉焚蕩寺得不毀惟田為豪所奪東山曰公復之繼以一翁元公會堂文公皆善葺理又增田

以裕衆食至恭益新其殿堂門廡像設極于完好思後之難繼也顏書之石俾視以勿忘以永保勿隳又曰人以田宅遺子孫能十世不易者幾希馮以田歸于我俾其先世祀享與寺相終始非有識度大過人者與抑私于己者人弗與公於人而人保之理則然矣吾聞困于化者終於盡惟吾祖道大福及後世故寄我法中食其食居其居以永久者亦所依之報云爾而道不在是可知其所自乎然觀吳越名山租入累數萬逋積復萬計縱其侵盜之餽粥不給如逃已家者比比皆然則恭之志有是書也恭彌禮翁潮

記弓十

八

陽人嗣法東嶼海公云

集慶路鹿苑寺記

金陵志載鹿苑寺居郡城巽維即梁之蕭帝寺天監十三年造南唐保大間重建易名法光寺有郗氏窟天龍井按梁史武帝為雍州刺史夫人郗氏殂于襄陽埽葬南徐東城隍山帝踐祚追崇為后后性妬死化為龍通夢于帝或見形光采驚異帝體將不安龍激水騰涌于井故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因卒不置后以帝崇佛又酖愛后后化異類宜造寺以資冥福但不當自名蕭帝寺必中更淪廢後人因其

始而稱之若江左之僧居咸曰蕭寺云由梁至南唐
四百年寺廢而中興又五十年而寺壞邑人杜德明
脩之宋康定二年元絳為之記由康定距今復三百
餘年矣寺側又有周處臺臨觀之美播之歌詠邦人
士與四方游者無虛日焉而頽檐欲墜莫有顧者蜀
山彬公過而嘆曰茲寺修建皆昔之君長大姓吾念
其廢欲振起之而力不迨惟殿堂之朽腐者易而葺
之像設金碧之湯滲者飾之又粥田二十二畝以助
衆食裕如也寺之老某請記其事於予予謂杭斷潢
者艤艫不若一葦之疾遵委巷者騏驥不如款段之

記身十

九

方

安願所施何如雨予居官寺尸位仰成萬指千礎粒
益憂憇將從公大去振衣崇岡極目霄漢或倦而休
聖而歛念攝大千於豪芒洞萬古於一瞬視旃檀樓
閣而非秦溷糞壤而非汙而世之成壞得喪是非忻
戚於我何有其起廢振之奚足多公我第未果所願
爾公和州人族沈氏先至元間嘗除僧官泣而弗受
以養母孝迫而就之未幾即棄去凡有儲悉施諸山
一衲泊然年幾九十神觀靖深有足書也是為記

龍興路新建縣雙峯寺記

佛智居雄峯予與道泰先後掌記復從往杭之南屏

侍語從容必及西山故廬訪耆舊問諸隣之廢興未嘗不感歎彌日延祐己未佛智示寂乙丑泰亦卒又八年泰之姪信文以其同受經雙峯院之顛末請誌而刻之按豫章職方乘城西六十里石陵幽曠為馬祖翻經臺臺東即其院也始居伏龍雙峯之陽相傳梵僧駐錫里人從禱有孚必大疾之門人傳逸其氏為可惜也唐末右拾遺歐陽持歸隱峯下意欲院為己居而以己之書堂在山陰石鼻者使為院於是朗禪師與易而徙居之蓋楊吳之順義二年而朱梁之龍德二年也先是有善地理司馬頭陀者記其地曰

記身十

十

施

石鼻雙峯如鼓如鐘匪公匪侯梵王之宮及今人誦之至圖狀以驗其實云宋嘉定間院之老圖嘗叅掩室開公於雲居有聲禪林中若圖澄者尤高行而工於詩與太史蕭大山為友餘皆恪守規律故它大方咸取為矜式歷至元癸未寺火耆宿普暉德浩彌高與徒了義了洪道泰道堅誓圖興復由門廡殿堂樓閣齋寢與佛菩薩天人之像經唄鐘磬之宣帟庾之入加於舊而增美焉然積十餘年始潰于成今復四十年而文繼守之曰我僅克兢兢思後人罔之思而忽諸則先志隳矣幸賜之言予觀於人無貴賤崇

庫莫不欲其世之長久昌熾窮志竭慮為之培立而
變滅倏忽常出所不料或有指吾徒之居得擇賢而
嗣之可以勿替然隋唐間號稱古招提者於今其存
其已者幾希矣能若雙峯之仆而復起不亦幸乎是
不察夫成壞相尋雖天地不能保惟究道之妙全性
之用視宇宙猶旅泊閱死生為夜旦若吾大寂祖者
則吾徒之所當盡心也不求諸此而求諸彼斯佛智
向之所以感歎而吾與泰皆不能悟泰嘗主姑蘇之
寒山寺集宗門紀載四十卷可以示後詞曰

聖教東漸歷唐而盛大寂傳宗海涵嶽鎮心法授受

匪求諸外有得其旨語默罄效來學兢兢散處林壑
有續其緒實維我祖雙峯前奔飲江如鼻我卜其與
不曰委積無為而為靡成靡虧妙有不有莫不恒久
孰圖其猷維大寂是效我銘不阿用詔爾後

集慶路溧水州明覺寺記

明覺寺居溧水州西四十里唐咸通十年建始名正
覺大順中改明覺宋治平二年勅賜額而因明覺之
舊至元元貞間隳圯殆甚寺僧妙琳慨然以營治為
己任罄已所蓄復裒施者更為佛殿法堂藏殿庖廡
廊廡等屋凡若干區琳之徒善祐作諸天之閣安僧

之堂祐之徒宗儁重作庫屋葺山門素飾佛菩薩金剛之像又買田以裕衆食寺用益振後至元四年冬寺之徒師祿請記其事惟佛之教大而備其要在於傳道傳道在於明性明性則人人皆佛也要不在飾其儀像而愚迷悵悵無所鄉趣蓋有觀其像設而敬心油然而興由外脩內以得夫自性之妙者斯土木金珠之飾所由作也故吾徒之崇宮室嚴像設非徒為夸美皆有取於與人為善況先聖縣記正法像法次第設教其可忽諸於戲今而魔事曰熾所在佛宇隳廢而墟焉者相望有能振其墜而存乎成者幾希

而欲求傳道明性以昌吾宗不可得也吾故於明覺重有感焉因書其事使刻石山中以勵其德當有憤然而興足徵於吾言也琳祐儁俱當塗人祐嘗為本州僧正儁為和州歷陽縣都緇祿居天禧寺皆教勲善瘍醫聞人急雖百里徒步往救而不求報無貴賤皆感而敬之有足書者與寺之產業并刊諸石陰云

嘉定州南翔寺歲閱藏經記

至道無為無言也而所以為以言者將地埴羣生陶鑄聖賢其有為而然乎以本覺明妙之性淪於六趣散於萬類形氣情欲相禪以生相感以化以蕩流無

根故微而訓之以剝情絕欲澄瑩精一求返于初而甚矣情之蔽固性之不克復也乃酌其機隨器所授示六趣以果因影響使之遠惡進善以超于聖賢之域導二乘以四諦十二緣業菩薩以六度萬行逮人人妙覺物物全真以備一教化儀而猶曰彰其跡爾若夫顯本歸實雖聖罔知豈世智凡識所能擬度哉況性之精微言所不及惟善言言者能言於無言而後可以達無言之言於是月拍筌蹄之喻而啓迪將來非教莫宣斯三藏之文為世法寶聖凡顯幽所共戴仰如日月於晝夜賴之以為嚮導也蘇之嘉

記身十

十三

方

定南翔寺僧祖勝以已別業為經堂度經于中歲選淨行僧閱之復施田五頃給其費餘以備繕脩而來記於予予禪者故取直指見性之道與契經合者告之而申以辭曰

餉空于研酌水于击而水與空非大非小如性囿形形不能囿瞬閱萬世芥視八表有覺瞿曇稱性而譚虛空為舌萬象交參彼昧罔覺或齷而惜善啓其機爰得我心如属于耳如接面命彌隱而顯鳥飛魚泳花雨風清海天如鏡孰為檀度曰比丘勝勝即我謀妙幹其樞不有作者德山之徒視佛不為火書壞廬

冥行同趨不既躡與

集慶路觀音堂碑陰記

御史文彬嘗乘馬度秦淮河之武定橋橋折馬墮河中
文彬掖橋柱若有神持之得不溺以素事佛因解
所佩金帶粥錢若干緡作堂于橋東偏素觀音像其
中御史李公平為之記命景德寺僧德茂居而董之
或訾以世有救災弭患幸而出于險者衆矣而佛氏
喜神其說以傾於人而人惑之噫有是也是未察夫
佛以萬法惟心亦洪範之脩五事而福極應致中和
而天地位故有誠之至而魚躍泉涌揮戈却日啓金

記多十

十四

方

騰返風豈皆神而卒之哉且佛之義訓覺即吾心之
自覺而覺人也猶所謂明明德新民者也觀音以大
悲濟物者也猶禹稷之視人飢溺由己飢溺之也矧
其聖神不測者耶文彬居官舉其職若曰吾晝而安
行徒卒導前猶不虞于蹶幸神相以無恐而物生總
總豈無窮而顛擠以阡于危若是者乎吾將拯而援
之亦猶是也是以觀音之心為心以禹稷自任者也
尚懋之哉茂請記其語刻之碑陰文彬名帖穆溥華
畏吾氏堂之地隸景德寺而歲輸官租錢二千四百
南北深七尋廣如深三之二云

婺州永康縣光惠寺記

婺之永康縣東南三十里有三峰衡出其西少折曰白雲峰相傳葛洪鍊丹其下又前引如覆盂者曰上安山也中夷而曠可容千室後周廣順二年里人陳氏以所居為寺宋大中祥符間賜名光惠至元丁丑燬于兵僧志匿它山己卯寺之老惟拱知浩始來歸為庫室以居尋物故其徒德明處林更作殿堂門廡樓閣丈室賓館餘百間象設鐘鼓之制以備助其費者邑大姓徐道鎮與子祥又割田畀寺寺益以濟明林於是度其徒使甲乙傳次曰紹光曰興惠曰自純

曰自平曰了義曰崇正曰崇俊咸戮力營繕迄三十年克潰于成而明光惠純平與鎮祥相繼以己寺祠之了義與予友善列其事凡寺之業產負劑暨徐氏與它施者名族將龍石而紀刻之嘻亦勞矣夫吾聞古之人有志於道雖萬乘卿相猶將捐之而視治田里居室者又不足論也然人之營生作而後居勞而後食常若不給然其世之勛業非遭其時雖聖智不能惟道則脩諸身人人可自致其力而人不為之常汲汲於外以自困朱少有得則夸焉非愚蔽滋甚彼世之人或迫於口體役於君父而不得已也孰若吾

徒者所業空寂而亦若彼何哉棄所貴重與所當為而爭較瑣瑣於不足為其得失鉅細當有辨之者而義之言曰事必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昔佛欲其法之久於世也制僧坊居其徒命執事者董之以勿壞而子取諸澹泊無所用不為世俗譏乎然不可以偏廢也今之大方彌稱金華多名宿德其始咸出於吾徒之居以有教也而後能道光于代茲吾祖之所以葺其居之不易不有俟於吾之後之人乎顏書子之言以為記

蒲室集卷之十一

豫章 釋大訢 笑隱

碑銘

荊門州玉泉山景德禪寺碑銘有序

按傳鐙錄隨開皇中天台顛禪師居荊州玉泉山有神通謁稱蜀前將軍關羽以戰功廟食此山聞師欲營精藍顛在役事七日而成捷出神巧事聞文帝賜頌玉泉寺煬帝又割環寺地百餘里歷唐有弘景惠悟二律師居之若懷讓一行皆從受業而神秀者亦築菴山之度門則天中宗咸尊為國師厥後代多名

碑銘第十一

德逸於記述至宋有慕容禪師住山益州女子未覩隨父母至慕容指其父曰君後貴以此女善視之復贈白金令詣京師時真宗為太子判南衙女因張者納入宮及即位册為后時慕容遷長蘆寺后給私帑賜兩寺營繕仁宗復遣中使賜金市田畀玉泉僧不受言准法僧不許售民田以侵民利仁宗諭宰臣曰朕為先帝植福勿拘常制今茅凡二菴是也自天台至慕容逾四百載中更為教為律為禪無定居蓋古之寺凡僧之有道者咸得主之非若今今宗云而天台之教至唐末而絕其書流高麗賴韶國師言於吳

越錢氏遣使取其書至今唯二淞有其徒它不能徧也又貞元間海禪師作清規草律為禪四方宗之以故茲山由慕容中興而始定制為禪林矣慕容以授契真真以授悟空大師務本本授惠達達授芳芳授承皓後有曇懿道成如晦皆嗣大慧而宗璉希澈慶恩思達者咸列禪祖圖以地當楚蜀之交時稍亂即屯重兵故自唐季五代宋靖康墟而復葺者數矣而咸淳末獨甚兵火其寺惟關氏二廟存至元十四年官命長老惠珍主之芟除畚築作大佛殿且謂顓公嘗為帝者師又傳宗六殿而祠之珍卒師瑄繼之既

碑三十一

二

卷八

而以老告至六二年宣政院奏 旨以今長老廣鑄住持始克大集于成為殿堂樓閣与凡執事之室檢百五十餘間像設以備書華嚴法華楞嚴圓覺楞伽等經刊施凡數萬卷又於當陽縣建報隆寺尤壯麗皇慶元年宣政院奏引見

仁宗願問賜馬湏降 璽書護持大率寺之制視隨唐有加矣而道與時翕張昔顓公以止觀立教止以制動觀以照昏而為書浩繁學者章授句受非窮歲月莫究厥旨於是禪者不立文字之說行焉黜聰明絕思慮不資授受超然獨悟與止觀之道合直以易

知簡以易能而功及於人博矣今也居其室食其土
縱傲自得漫不省教與禪為何事而曰吾祖吾祖云
者無乃不知所愧乎甚者貨粥勢奪至壞其居不償
責有能刻苦徇衆如鑄公者幾希鑄之徒善吉與予
游以其實請書之且曰以訓後也予因有感焉既書
之復申之以辭曰

荊州之野于山于川并吞割據粵自古先天醜其德
厭聞腥羶薦生碩師示厥化權人之好德如達于泉
弗壅弗流注彼靈淵孰倡于宗遠承西乾教以言宣
行律心禪師居是山講道一貫有共神居讓席北面

碑有十一

三

陈

克昌于世禪祖弈弈教闢于垣禪即其室道無授受
人期於悟廓乎自性咸獲于素我祖在上爾徒在下
疇續厥緒維珍與鑄遭時聖明作我中興無曰完矣
有德是承承于

皇元其覆如天天之無窮吾道其有終

龍興路靖安縣雙林大中禪寺碑銘有序

雙林大中禪寺在靖安縣東三里負山而居創於東
晉曇忍法師始名伏虎院宋建炎間寇燬之僧徒入
山後依神祠居者二百年延祐甲寅南昌寶華院普
通來主寺衆屋欲罄田負於豪通傾已橐償之誓圖

興復而故基榛翳莫辨及治地而悉按其舊井中獲
唐司馬頭陀石記益除作殿堂齋寢門廡庖稟為室
二百間有畸象設之嚴鼓鐘之宣凡聚林所宜有者
悉具視大方而加雄麗焉增土田以租計者五百石
山若干畝寺以大完以其實來求書之予謂有形者
必有數而廢興成壞係焉又若預定其人以任其廢
興成壞者故人謂通為曇忍再來不可知也自忍距
今千有餘年而人世變更陵谷易處求若茲寺之既
徙而克復者無幾而通之言曰吾承之起廢幸潰于
成如子之陳廢興成壞者無窮吾徒之居于斯食于

碑身十一

四

詩

斯毋以興與成為喜而以廢且壞為愆惟吾師之言
性所謂靈然不昧者可以振萬世超形數而獨存也
後之人其盡力於斯而已乎吾嘗病世之以氣以習
為性謂形化氣散而性斯盡矣而不究其大本以惑
夫天下後世而不察者皆然也則通非獨訓其后有
以解世之惑吾故并記之而復申之以辭曰

鴻濛之先茲山位焉禪相是居避難而遷既遷而復
爾後世守物囿於化孰圖其久復性之初不與化盡
天地一漚古今一眴大定安安神用無方埏埴萬類
挈攜八紘維忍與通拮据靡勞庶幾不磨勒銘山阿

吳江長橋銘有存

秦定間鹽官海溢江浙故相脫歡公憂之有禱于天竺山謂予言比過吳江見僧作長橋不煩於官而工敏於事吾以萬緡助之又閱諸郡志若橋并道路昔之人率委之僧豈僧有才智而不知耶吾以海患國縻其費民竭其力閔己之勞而羨彼之有成功也予復之曰古以繕脩委之僧者非以其才智有餘恐吏緣姦而工若賈不盡得其直故託之僧亦權宜爾且事有人力而成之者有脩諸人而仰成於天者是不可槩論也今言者方興水利地道不寧公能用蓋公

碑身十一

五

宋

之言治以清靜使民自安而何有於繕脩哉公曰然既而政化大行言水利者亦嚴而海循故道矣中外望公如曹叅以相齊者相天下而公遽薨惜哉時公所見作橋者僧徒雅師立揔其役崇敬率衆以給其費居士姚行濁任勞以終事叅政馬速忽州判張顯祖倡義以贊成之橋若干尺費若干緡經始於秦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的斤海牙作鉅閣奉觀音象于上以師立之徒永福居之復置田以繼其食它日從雅求記於予予以雅嘗從中峯於天目宜弘其教以拯夫三界之昏墊而為津為梁為筏之

諭且不可得況拘拘從事於木石哉雖然道無不在
為於無為中峯之教人如是崇敬敦篤好義度量廓
然嘗交於予予又受知于脫歡公故追憶其語而記
其事系之以銘銘曰

國之食貨資於東南郵傳星馳朝吳暮燕萬艘千騎
水陸會同昔危而安今絕而通巖巖之石我礪我砥
孰先履之相君至止君之憂民如援其溺輔以吾道
迺煦迺翼天嗇其施天下痛之我心匪石敢負所知
霖潦夜驚鼉吟風作我安如山禪定宗若宗而恒用
人躋壽域于以闡教于以報國

碑五十一

六

揚州天寧寺新作石塔銘并序

揚之天寧寺晉義熙間身毒桑門跋陀羅所建也代
多名德居之有卒者咸葬之城東歲時祭掃衆病其
遠大德癸卯鈍翁禪師來董寺寺克大完西堂慧明
佐之勞居多明族子珍出已帑二千定買地城南
改營葬地巖密石為窰其下而屋之曰化城菴中奉
翁而明陪其右及終乃葬而衆塔翼之先明買田梁
家堡三百五畝耆德理買官溝田百廿畝至是悉
歸之菴使歲入租以供祀事而備夫後之繕脩焉翁
之大弟子道泰繼主寺書其事以請曰西域火葬曰

闇維而世譏以焚灼之慘為滅恩壞禮子為我辨而
銘諸可乎予謂世之教主於厚民生親親而敦義生
有養而死有藏常道然也而人道之貴聖人慎之不
若是而已故先佛設教必明夫性而性者先天地而
見其初窮萬世而莫知其終必極其虛而明靈而妙
而后能包括六合化通萬類閱今古為明晦以死生
為往復其視身與世委而遺之可也循而順之亦可
也故有以定持其身可千季不潰與焚而為設利水
火不化神物呵護者比於含禭之富盜賊之資棺衾
之美螻蟻之聚不有間乎然亦各盡其道也佛之聖

父躬與諸釋昇棺而葬及佛示滅化火自焚天人罷
鬼亦設利而塔之厥後有攜履振鐸凌空而去者亦
皆有取焉若秦之於師於衆不悖于古而合諸人情
是可銘已其師與明之葬季月日自有銘不書示同
衆也銘曰

人愛其身莫不備至死而營葬圖久百世其初何來
其卒何往愛恩相繆以為槁壤其不化者反置不問
不有大聖吾何以訓維性昭昭物我均備以汨于情
明於是蔽明久不渝善其操縱雖不遺情情亦妙用
泰於其師盡厥施報匪稱于禮疇表傳道維理與珍

荷衆猶已我給我供糜間生死死生之變先哲所畏
誰能超然一念三際大河東奔高立如屯左城右山
繚之崇垣琢石以表我銘是鑄太虛同體不變不遷

集慶路真如院碑銘序

弘教大師演公道源奉 旨主金陵天禧寺繕脩大
完又葺其受經真如院作法堂門廡庖稟咸極新好
至是列其實求書之至順間天禧前主僧卒于都執
事請之朝擇繼者難其人又有制凡在外有奏

旨非由縣州審實上之行省咨入則毋以聞時予與
鍾山曇芳蒙 旨留京

碑身十一

八

卷

文皇顧謂曰昔幸天禧見僧廣演有高行汝可舉于
宣政院使奏特降 聖書褒護勿拘常制道源自居
十季克弘其教才智識量有大過人者無賤貴咸器
服之其受經院以道源故益重院去郡東南六十里
宋治平中賜額舊有俞尚書施田國初僧道林增置
田山普權廣續作大殿道原既葺其居又益以田院
曰以裕予謂居約者常悲處裕者常泰泰而傾憇以
成則道原之約已而裕人也將遺後以泰且傾乎必
使其居裕守約知所戒憇則庶乎能久而所以命吾
書之及考諸傳金陵昔多高道僧求其遺跡無幾固

其所脩在內神會機洩聞見之所不及向使其後有
能傳其道繩繩以守其居則高風百世而不泯未致
於寂寥無聞也故宗門重法系亦若世之為後求繼
嗣於無窮者不以是為道源既傳慈恩之教於佛光
德公而嗣其法者衆矣又不忘受經所自出諄諄以
誨其徒欲其肖己以昌其宗而寓其訓于此不獨為
繕脩業產計也故特書以嚴其命而重以詞曰
大明之升照物靡遺欽若

文皇明燭隱微惟演之道格于上知身退不勝于
宗有輝泰峯之崇覆篲之積湖江湯湯其源澤沛不
有萬間歸視蓬華爾居孔安爾徒秩秩如鳳如麟
若若在眼伐鼓考鐘萬卷有踐天人儼臨兩華如剪作
我訓辭睨而不遠

饒州路樂平州天童山童額寺碑銘有序

番土沃衍其人儉以文尤多事佛而入于吾徒者家
相望也故江湖間往往彌番多名僧予在錢唐時與
可堂宜公文相好可堂歸番住樂平之童領寺以陞
薦福既而衆又以薦福首座繼禪主童領相居三年
繕脩將完走金陵來請曰吾所居雖蕞爾然境之勝
視四明之天童山可伯仲也第廢遷沿革無誌碣以

彰其始先是可堂作大殿後至元丙子耆宿德震新其佛天菩薩羅漢之像因得乾道丙戌懷本所記於釋迦舊像腹中云寺創於偽吳順義間有元義禪師始菴于山顛感天帝遣重獻燈饋食自是鄉民雨暘扎瘡禱之無爽故以天童名其山宋太宗朝賜寺額曰童領至南公者以病於登陟乃徙港南又若流潦隆興癸未本復遷于山之陽迪功郎余遠施金素像而記之如此於是始祀義為開山本配之又以朝義程公大卿嘗施地與凡有所施者咸列于祠故德震之竭貲以葺寺而永秀慧光輔成之亦庶幾有勞如

義與本可附託不朽不書無以示勸予聞列子言古之至人會鬼神魑魅禽獸異類而訓無遺逸蓋道之感通天人一致物我同體故巨靈役五丁以破山烏負土為塚則元義以天童給侍復何疑哉而祖以葺其居之不易猶欲保之無窮然圖久者莫若明道祖嘗徧參名宿既聞道而有才不獨為能繼廢也又其族為宋名臣吳僅後故人益器重之予不拒其請而遺之以詩曰

太白之峰東海隅海天倒影青夫渠茲山角立名與俱禪祖有道天為徒青衣下與羣童趨顛奉類盟備

掃除華燈瓔鬘千毳氈浮雲變滅時世殊石龕禪榻
隨烟蕪游錫偃偃歸無家下苦淋潦上陟礪載徒載
構予拮据嗟亦勞止予亦愚予惟爾徒寧爾居無思
無營游化初茲斡萬有歸一無挈攜天地循其樞庶
幾爾相道不孤何用琬琰千金摹言之不及吾能書
池州路報恩光孝禪寺碑銘有序

予初入吳舟過池陽望九華之勝願一游而不能後
廿年予遷金陵官寺玉岡居池之報恩通書交好期
卜築九華而償所願焉玉岡以葺其寺之勞須沆事
乃踐約且求文以記其實按秋浦志宋崇寧二年詔

碑司十一

十一

序

郡國建崇寧萬壽禪寺政和元年改天寧萬壽紹興
七年又改報恩廣孝用追悼徽宗也有司以同太宗
徽號請易廣為光則凡江淮以南皆有報恩光孝寺
者其創易率猶是云而池報恩居郡城東北始主僧
法應作轉輪藏洪邁記之淳熙間居民延燎寺併燬
有志南思博相繼興後至寶祐中祖吳德琛建千佛
閣又六十年為有元延祐己未玉岡始來住山而舊
屋已不支風雨矣於是攝縮經費由門廡殿堂方丈
庫稟經藏鐘閣僧寮賓館外而塔院莊墅凡寺之屋
一更新之已慮數百間而加廣於舊像設供具咸極

精好先寺有地奪于豪至是悉歸之而寺曰裕因念
其成之之不易而思後之居者以裕而寢墮乃思所
以訓之也予謂人心之妙使施諸有為可日計功業
惟歛視返聽黜聰隳體歸之無作而全吾所固有者
難矣故吾與玉岡皆倦於應世思結茅深巖不以是
乎而玉岡猶未忘其勞諄諄以勗其徒則吾亦不能
忘言也玉岡番易人名正珪始住宛陵章教嗣法鍾
山月庭忠公才識過人有足書者復繫之辭辭曰
長江西來萬馬奔鯨吐鼇擲如雲屯天開九華揚大
旂導以列戟嚴重閭禪老燕聖浮齋淪樓閣倒影扶
桑曠撞鐘伐鼓交人天像嚴物備禮孔殷瓔蓋華鬘
金珠銀螺唄間作樵笑言劇辯颺發唱雷震千偈鼎
之海波翻如幻所作駭見聞非見聞者吁弥尊氣育
萬物胚乾坤化周六合靜者神爾徒伐石刊不泯惟
勞可書言可傳與師之道長俱存

蒲室集卷之十二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塔銘

永嘉江心寺一山禪師塔銘代佛智師作

予景定咸淳間與一山往來浙東西率不相離離或不歲月終必合及東窆禪師來南屏予掌記又推擇一山使代已而南竺絕岸湘公先陰使人以客召一山至則令衆擁授前職窆曰士而可以計取耶遲一年當復我及期而歸卒掌其記時上竺佛光以齒德位望高一世猶降已與交其它之大方有衆千百皆

塔銘卷之十二

一

未足多如得一山為旬月客若頓光几席德祐間因遊天台窆執別曰子其寒拾乎及境衆留主寒巖未幾遷紫籜十年遷跡山與當道議不合即棄去時予亦菴居于洪一日有厖眉負笠走雨中來就之乃一山也畱數月歡甚而江淮搃統會諸山于靈隱之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一山益奮厲以古道自任庶幾禪林全盛時又十年行宣政院具疏幣以永嘉江心來聘至之日龍出光忙羣鳥翔而不去人謂宜有吉徵已而廣蜀雲南窮髮之學者鄉風大至居三年院吏閱舊籍謂有一字可出入其過者以諷一山笑

曰吏姦欲竭吾帑庾以塞谿壑吾不為也必有鬲直以吾位為奇貨者吾其行矣衆數百隨至馮公領度終無留意各泣別散去悲聲答林野一山即躡屩獨往惟其徒克恒背一囊作伴無一人視之若甚窘然而自喜如新去桎梏方笑傲恬不為去留計會廬山月澗明公遣舟迎歸東谿且從容言復以開先歸師又便欲去乃止不敢言後明公歸番示寐開先之衆懇逼至再四願不以寺務累師惟乞訓徒凡一時名士爭願出席下其它師之弟子雖抱奇蘊勝皆自不慊斬一語相冑諾始若厭望然牧衆餘三十年道足

不愧古人而受命經吾宗者率視賄為好惡故一山起而復仆不得大行其所欲為豈在己者可勉而在人者不可彊與嗚呼一山化之先七日力疾危坐不近藥至期命具浴更衣出據室几速兩序進書訣衆語置筆問不應撼之息絕逝矣皇慶元年十二月三日也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燼有司鎔以烈焰經數十返益晶熒齒牙頂骨錚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遮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歲釋尊舍利奉於中而遣使分一山之目睛舍利貯之銀匣陪葬焉以七月大會萬衆迎歸謹泣交動餘骼舍

利又以葬東谿舊與南州珍公同里因同窆葬之三
年克恒走錢唐乞銘予以徑山罹禍方塞關絕客恒
堅不去謂它無能知吾時者予恐即死志不使一山
行業暴白乃書以授之一山諱了萬字無竟族臨川
全氏生淳祐元年十月十四日瘠而弱年十五業程
文有聲然無嗜俗意去從金谿常樂院思仁祝髮俄
有靈芝產戶樞及游方謁偃谿聞公荆窆珎公簡翁
敬公皆相語合後經神祠見紐灰隨風旋起者脫然
忘所證亟以白東窆窆詰之終無疑洎開法竟以嗣
窆肖焉而辯博過之常瞪目聖不以文自溺至有求

塔銘卷十二

三

施

輒累百紐落筆立盡雖誤終不易或應變綴論袞袞
萬言不窮錄之皆成章人欲宿構終莫及卒時年七
十二銘曰

凡物之終得喪惟均孰計其初時之誣信有實其實
人棄不食後時而思於實何慝師有至慈萬物一已
如保焚溺噬嗑赤子庶幾善導其如蠢蠢彼聖之世
尚曰堪忍有覺大雄胡耶而逢遲子同歸夜光瞳瞳
昭著日星離鬼撫呵無以不睹如斯者何

金華智者寺雲屋間禪師塔銘代佛智師作

括蒼松陽葉氏世多名人其尤顯者唐開元中有諱

靖為老氏學宋大桑門雪堂行公与石林先生夢得
為三賢里人至今祠之自雪堂後族秀民多為浮圖
氏而尤顯者曰雲屋諱白間遯雪堂九世諸父也九
歲族伯父古鑑皎公使有經如素誦季王父古樵宗
公謂兒異使學佛能輔教族俱大也攜入福安院十
三剝落随樵居婺之仰菴厚自韜韞已無涉世意雙
林勿尔石見謂是子異曰風穴老南也毋滯茲樵遣
叅荆窆於冷泉使侍香辭匿入淨慈石帆僊掌記復
辭暨東窆至迫使就前職撰成道疏云叢見精於午
夜窆易叢為浪因汗下股栗如撒蒙部已而省部有

知師名者舉住江右九仙寺檄至以母老辭歸婺作
景睦堂便養堂側有法明寺因寄築焉榜堂曰萬休
至元癸未郡以雙林廢倚師中興疆起之說法嗣東
窆五年棟宇完帑庾實即引去歸萬休十年智者寺
住持友竹素又舉師代己卻避凡七月乃應與恒山
周斐齋交相好郡守為築二老亭山中李雪菴鮮于
伯幾作圖賦詩落之憲使梁公又搆草堂寺側大德
甲辰因讞事居焉宣政既復以江心起師辭老不任
更以其友一山代之皇慶壬子十月廿五日與客語
笑如常時客退命左右進筆書偈與衆訣遂終遺戒

三日葬阜堂後龜山先是自為銘息齋李公為磨厓書之壽八十二臘七十生宋紹定辛卯六月二十日有外集二會錄若干卷其徒可則謂師之銘不及其系請詳志之予與雲屋臨川萬一山雅相厚逾五十年二兄同年卒予後死者忍銘耶又義弗可拒乃銘而系諸辭曰

維括之陽天作其區其良薦生族大不居神曠有德而卒界予孰彊予宗賈勇萬夫師有立言侯公氣沮曰匪吾事庶曰禦侮擁幢大方人榮袞黼師居不寧式歸將毋復恫于道如任弗克基彼學人有來如驛

塔銘卷十二

五

朱

有辯雲興示之默默或恃其盈我以無得胡濬其原胡畱其施亦既壽考亦終化儀可拜可瞻龜山之石孰睹其真茲焉其跡

金陵天禧講寺佛光大師德公塔銘

代趙魏公作

東漢佛法入中國而佛之遺言莫克大脩唐太宗時有扶法師者躬往身每求之得經律論歸授其徒窺基為箋疏釋之世傳為慈恩宗云 國朝以仁慈為政薦尚佛教又益信慈恩之學先是其學盛於北方而傳江南者無幾至元廿五年 詔江淮諸路立御講三十六求其宗之經明行脩者分主之使廣訓徒

時東昌德公首被選

世祖召見賜食与衣奉 自來建康住天禧旌忠二
寺日講法華惟識金剛華嚴大疏等經三十一季又
賜彌佛光大師師既善諱說又能力行故人薦信之
每施戒人父子兄弟相教毋犯至然頂指為誓且願
出財力新其殿廬樓閣初寺廢僧星居如逃亡家及
茲大有羨粟歲饑為食道上活殍死數萬流俗尚醪
醴相雅好結官吏師獨以律繩其徒令先自謹飭出
止坐起有常度若韭薤蒜葱酪乳辛葷等咸毋蓄食
凡物之屬於公者勿毛髮互用誤一罰十故者擯久

塔忽身十二

六

朱

之皆化服徒無犯令自居建康三十餘季一布衲皮
履終身不易午過不食夜危聖達晨以苦誦讀蚤喪
明忽夢萬僧迎居高聖空中散華如雨覺以語人因
示微疾猶誦經不輟頃之安坐而化至治二年二月
七日也季八十八置龕廿有一日顏如生以法閣維
獲舍利無算會者數萬人為塔葬之江寧縣張家山
之原以行臺居建康凡仕於南者多鄉師高行顛受
一言為弟子金吾上將軍 事師逾謹以豫章大
訢之狀來謁銘孟頫嘗待罪

世祖朝見其用人天鑑莫測雖方外士皆雄偉桀特

若師能弘其教亦一時之選也是可以銘已師名志
德彌雲巖姓錙氏世居般陽萊州掖縣後徙居東昌
而師生焉十二授經於順德路開元寺海聞禪師嗣
法於真定龍興寺法照禿公而嗣其法者某某凡若
千人銘曰

於穆

聖祖如天之臨維佛大聖克協

帝心帝心於人一視同體設教多岐趨善一軌佛光
之道聞于邗方受命于南陰贊時康乃升高聖乃考
鐘鼓以誘以諭有來如雨內默斯照外應斯虛往復

塔銘弓十二

七

陳

無朕寐用一如境變萬殊其立也獨匪留而久匪逝
而速長干之麓牛首如伏後人是瞻于日不足孰圖
師恩刻石于原維其似之庶幾不泯

臨川資壽寺妙行慈惠大師聰公塔銘

有元延祐四年十一月三日臨川妙行慈惠大師卒
卜明年某月日葬其徒來謁銘乃諾而系之師諱繼
聰字愚極族王氏以宋寶祐年五月十三日生生
十二從資壽寺本椿宗之為驅烏十七給文思院勅
牒書名以嗣定之徒自壽景定初椿定已江西常平
使者并藉寺田衆饑以散師獨走大府直之凡七年

漕使方公逢辰覈得情悉取奪田歸于我師葺寺又
益田以紓公且驟施于鄰居室雖乏匱常若裕雖豐
若未始積也日誦楞嚴法華又樂吟詠凡圖緯推步
之術岐伯俞拊之書咸無不穿穴有以南安能仁寺
請出世固辭不就自始受具迄是無缺行凡六十季
年七十七先相北于寺北之雲谿期與徒紹明同歲
明有徒三人長嗣德德授宗善善授法觀觀授惠辨
次嗣徑徑授守約約授法舟季嗣徹徹授守悅宗支
以蕃惟徑善蚤世約博學通宗主項山寺銘曰
世貴有後而懼不祀孰是吾宗重若傳器師智克荷
度德敏事奮舌風生敢抗大吏胡賢而藝而不昌于
世道充其身而不泐諸人嗚呼尚畀爾後昆以識其
丘原

臨川資壽寺明公和上塔銘

公姓彭氏諱紹明字無昧撫之金谿儒家子季十二
輒不喜與俗混居於是去學佛于臨汝資壽寺宋景
定甲子從妙行慈惠大師祝髮為桑門莊重簡默善
誦孔雀佛母經入病從即禱祈輒痊以故里人爭相
邀致雖甚遠且無所施與終不辭或少得施悉以資
寺為繕脩費餘以貸鄉隣之困乏者及視所居室枵

然衣敝不易尤喜客款之盡歡雖彌月如始至又致
儒師以訓其徒若守約法觀守悅皆以能文辭游禪
林先是官籍寺田慈惠以狀白府及部使者凡七年
始克復公時行貨以給其費自侍慈惠六十年雖老
益敬畏慈惠自始疾至病必躬醫藥凡歲餘未嘗歸
私室及卒哀至絕比殮及葬不少離次自是神志日
耗戊午春病噎氣逆禱曰願貨須臾死使奉師歸歲
十月葬慈惠明年疾甚即不餌藥五月十日聖起如
少間撼之曰瞑矣其徒嗣德嗣徹守約以其季十一
月某日葬雲谿從慈惠之兆季七十有五始寺之徒

塔銘卷十二

九

未

以傳次相授受至公乃派別為三雖各以宗傳而若
一終無異言守一先一歲卒銘曰

童知訓誦里無勃磈以有宿老槁項厖眉談笑寓物
物無遺者復我侵疆築室百堵有徒雍雍波趨雲從
匪承于代亦寄吾宗吾宗之寄有肖無類茶陵何人
端也嗣會惟約與觀載啓其途于日千里敢昧厥初
蒼山如城其流環外我瞻雲谿雲木茂茂猗與後人
無念爾猶不有過者拜此道周

豫章般若寺絕學誠禪師塔銘

宋季慧朗居仰山法席特盛由其門出據大方圓一

時麟龍其遁跡巖穴若高峰陟厓錢牛亦足追蹤先
德後高峯以傳斷厓中峯而錢牛以傳絕學又皆道
重海內它宗所不及也絕學卒十年其徒智玄以番
易廷俊之狀乞銘其塔師名世誠吉水人世錙氏生
宋景定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年十七宋亡兵革甫
定家無所業諸父迫使從商不樂也行寓興國大冶
三泉山有異僧無相者通宿命見師呼曰昔黃梅山
同叅能記識乎師惘然無相勉之學佛以還舊習師
即棄所貴從修禪定忽聞鐘聲有省又教以出神師
曰神往形存苟人昇致水火神返將安所寄知不足

塔銘卷十二

十一

朱

學棄去登臨江之西華山求祝髮春山宗公與語奇
之謂真顛雖沒而肉身猶在盍拜之以剃落焉久之
游衡廬間畱圓通石霜瀝拍血書法華圓覺以助精
進入吳見蒙山異公及菴信公且徧叩海上名宿所
至莫嬰其鋒而自以未屢屢所志復歸里見陟厓戎公
值其卧疾猶鼎以偈戎卒往謁錢牛定公于湘南徵
詰數十返始喟然如釋所滯遂畱分坐期盡磨龍以
印所證乃去至大初過洪之靖安愛其林壑幽勝有
凌景仁昆季即靈鷲峯築菴曰般若相傳馬祖嘗記
五百歲有大士來說法咸謂師是當之生米市鄧寶

齋亦舍所宅為菴以奉師師往來居之出無輿僕儲
無觀石而化茅茨為廣居從之嘗數百人敝衣槁項
溷處樵蘇言無緣飾或有所訓無切督之威嚴厲之
色而聞者拜稽相然頂拍誓以勿犯若公卿僞老異
教之士與西域高麗雲南日本諸師亦嚮風趨慕耄
稚扶携接踵于道至家繪其像祀之每剪爪髮或隨
齒牙則爭取藏去皆獲設利至順壬申十月廿三日
示寂春秋七十三僧臘四十有二度弟子若干人奉
全身以沙瘞靈鷲峯下後三年出視之貌如生爪髮
眉須皆長寸餘飾以香泥迎置于堂龕密石為塔而

四闢之以尉其徒事之猶存且刻銘其上焉予聞師
之教人專修乎內以明夫自性性之常定雖虛空可
壞現在身心皆為虛偽況於滅後取其棄質以為實
有無乃戲事而於吾銘何有哉又惟妙化無方靈機
莫測故臭腐可為神奇柔脆可使堅固世有佛拍齒
骨諸相肉體皆歷數千載而鮮瑩剛潤有足徵信將
嚴像以崇其教立言以寓夫道而銘不可無也於是
不辭而畀之銘銘曰

雄峯如壁泐潭千尺師據其衝氣當鞞格磨麻如奩
萬象為徒古有其人南陽大珠大方萬指虛若闕市

仰只高風心悸顛泚大用無作至道無言寂若槁木
而應無垠惟師法身非小非大孰云委骸而亦不壞
刻銘塔波金石不磨死生之畏其如師何其如師何

姑蘇萬壽寺默翁一禪師塔銘

道非語默胡求其迹作於無作無任智力大化成物
雪霜雨露生死變遷人之大故獨無怛化旅泊傳舍
猶餘光恠海天不夜海若弭節九峯龍趨電擊雷驅
文龜長魚示爾來學粲若干鐙庶幾不已我銘是徵

